


集部

淮海集卷二十四

宋　秦觀　撰

傳

浩氣傳

氣之為物至矣其在陽也成象而為天其在陰也成形而為地陽沴於上則日月星辰之光悖陰沴於下則草木山川之精變氣也者天之所以旋地之所以運也況於人乎夫氣之主在志志之主在心心者神之合也志

者精之合也氣者魄之合也神爵則精不復精獘則魄不寧君子虛心以養志弱志以養氣故能外採事物之奥内安性命之情浩然無際與道自會豈特通體乎天地同精於陰陽而已哉嗚呼氣之為物亦已至矣此公孫丑所以問之悉而孟子所以告之詳也凡進以禮退以義動而智靜而仁者皆性也窮通之有數廢興之不常者皆命也君子審去就之分循得喪之理以盡其性則寵辱於己猶蚊寅之一過死生於己猶夜旦之一易

皆命之偶然者也烏足槩其心哉故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覇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對曰否我四十不動心傳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二十曰弱弱則未足以窮理三十曰壯壯則未足以盡性所以窮理盡性四十其時也四十而不能斯亦不足畏也已故於四十曰不動心孟子所謂不動心孔子所謂不惑者也不以内蔽外故曰不惑不以物役己故曰不動心不惑者未必知命也故孔子五十而後

知命不動心未必知義也故告子猶以義為外焉然則孟子遂無喜怒哀樂之情乎曰非也吾之所謂不動心者即有而無即實而虛其於外也應而不遷其於中也受而無止雖終日言猶不言終日為猶不為也安可以喜怒之形哀樂之發而累其所謂不動者耶君子固有以與人同亦有以與人異所同者外所異者內也自其同者視之則孟子之勇有似於孟賁不動心有似於告子故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對曰是不難告子先

我不動心夫矢石相攻鋒刃相搏壯士遇之雄入而不顧彼得全於勇猶若是況得全於道者乎故刺其膚而不撓注於目而不逃其思已也一毫之挫若市朝之撻其視人也萬乘之尊若褐夫之賤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此北宫黝之養勇也視彊如弱進不量敵之大小會不慮勝之中否曰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此孟施之養勇也昔曽子事親主於養志子夏之門人先於洒掃應對而已舍之所養者本也故似曽子之約

黜之所養者末也故似子夏之詳由二子觀之則本固宜可以勝末約固宜可以勝詳由君子觀之則二子之養皆氣而已未足以知義也故曰夫二子之養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夫知勇而已者有時而窮知勇知怯者無時而屈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所謂知怯者也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所謂知勇者也夫曾子之守約所以異於孟施舍之守氣者豈有他哉勇而能怯與義偕行而已矣故曰孟施舍之守

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然則不言子夏何也曰黝養勇之詳固不若舍所養之約舍似曾子而不及則黝之不若子夏從可知矣蓋黝之與舍可謂不動心而與夫告子之養者同矣曾子子夏可謂知義而與夫孟子之所養者亦有以同之也故夫丑問不動心之道而告以四子之養勇則孟子所以異於告子者固已存乎其間矣言心之聲也心氣之主也不得於本固可以勿求諸末不得於文則不可以勿求諸實故曰不得於心勿求

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而有以知告子所求者外也人以心爲君以志爲師以氣爲師以體爲國君欲虛而靜師欲知而專師欲和而勇國欲實而彊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失道而亂莫大焉故曰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以言志立於心而足以率氣氣從於志而足以實體志有彊有弱故以師言之氣一滿一虛故以克言之夫師之所適師之所從也志之所之氣之所止也故曰志至焉氣次焉師不專則鋭師不能以取勝

師不和則良帥不能以有功志之與氣亦猶是也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夫有尤物足以移人一物之玩且或喪志況情偽之感利害之攻乎孟子曰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持其志之謂也朝氣鋭晝氣隳暮氣歸朝暮之變且或動其氣況自少而壯自壯而老乎孔子曰君子有三戒無暴其氣之謂也雖然此猶有待也若夫縱心而動順性而游處衆枉不失其直與天下並流而不流其域若然者無持志

之念有持志之功有暴氣之迹無暴氣之患彼且烏乎
待哉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何也
蓋可以善惡邪正久而遷者志也而亦足以害氣可以
喜怒哀樂驟而干者氣也而亦足以害志故曰氣壹則
動志志壹則動氣凡物壅之則壹而相與欝散之則疏
而相與通蹶者動之逆也趨者動之順也逆順不同皆
非志使之然也氣而已矣故曰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
而反動其心氣以心為本反者所以復本也夫知言然

後可以不惑養氣然後可以不動心詖淫邪遁之辭莫不畢見所謂知言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所謂養氣也外不惑於人內不動於己雖孟子之長又何以加於此故曰敢問夫子惡乎長對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天下之理固有可以言論者固有可以意致者可以言論則言之也易可以意致則言之也難故曰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言之雖難猶為可言者爾彼言之所不逮意之所不一者又烏可以

言言耶大者氣之體也剛者氣之用也氣之體不可圍故曰至大氣之用不可屈故曰至剛夫晝動則氣擾夜息則氣安此人情之常愚智之所同也君子外不勞精於事内無思慮之患抵時投隙以自得為功故雖晝動曾不異於夜息衆人反是雖一夜之静且或不能息也矧日晝之所為此非天之所與者殊也不能以直養氣使之無害而已矣夫能以直養氣率理而往循命而趨不為貧賤富貴之所移威武之所屈則俛仰之近六合

之遠固無適而不得矣豈不全其所謂浩然者耶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槖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氣之養也亦猶是矣故曰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然則亦有出于天地者乎曰方其配義則塞于天地之間而已矣及其配道則固有出于天地者也虛形萬物所道謂之道因緣無事天下之理得謂之德理生昆群兼愛無私謂之仁列敘度宜謂之義德非道不神仁非義不立自義而入於天則極於道自道而出於人則極於

義氣之養也直而推之則無不宜此其所以配義也擴而充之則無不在此其所以配道也集者自然而至也夫所謂配者豈固有因而求合於彼乎直而推之無不宜擴而充之無不在則自然與之合矣故曰配義與道又曰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以其自然故於集曰生以其有因故於襲曰取心有餘曰慊腹不足曰餒慊則有裕於中而餒則有求於外老子曰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盖虛其心者所以欲其慊實其腹者所以

惡其餒故曰無是餒也又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孟子之所以數闢告子何也曰君子惡似而非者使天下之人善如堯惡如桀微君子其誰不知天下之所以不知者疑似之間也邪與正同門情與偽同鄰至精莫之能分是以君子懼焉彼告子之不動心誠有似於孟子然而以生為性以義為外使天下相率而從之則將求性於形而求義於物矣此其所以闢之也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豈唯於告子之若是乎其所以距

楊墨者亦如此而已矣夫所謂正心者有無為而自正者有有意而正之者聖人之心如衆竅然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為虚其應物也如是而已所謂無為而自正者也彼衆人則不然有所距有所受有所將有所迎一事之至必欲正其心以應之獘獘然若操五寸之矩一尺之規以求合乎天下之形器者焉吾見夫心勞於中智盡於外而形器之不能合也此所謂有意而正之者也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夫知天

而不知人者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者無以與道遊夫既有意而正其心矣則於事也豈免以命廢力而以人勝天者乎故曰勿忘勿助長以命廢力是忘之也以人勝天是助之也莊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又曰為天下者亦奚以異於牧馬者哉亦去害馬者而已然則君子之修身治天下鞭其後去其害可也必欲斃精神而求益勞智慮而速成則命之分有所不安而害且至矣故曰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

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嗚呼
人之於性也豈欲揠而使長哉亦去其害性者而已不
平謂之詖有過謂之淫畔於正謂之邪逃其本謂之遁
蔽於一隅者其言不平故詖辭知其所蔽陷於一曲者
其言有過故淫辭知其所陷離道者其言畔正故邪辭
知其所離術窮者其言逃本故遁辭知其所窮此四者
淺深固殊然以一邪說之家則足以具之矣楊墨之類
是也夫為我者智也兼愛者仁也雖孟子之道亦未始

離乎此而二氏之所以失者知其一不知其二有見於此無見於彼而已矣若此者謂之蔽其獘也為已者至於不拔一毛兼愛者至於摩頂放踵徃而不知反焉若此者謂之陷其甚也則為楊者反以仁為失已為墨者反以智為失物始於毫末之差終以千里之繆亦其理之然也若此者謂之離又其甚也則為已者至於無君兼愛者至於無父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若此者謂之窮其於言也蔽而後淫淫而後邪邪而後遁其於心也蔽

而後㗖㗖而後離離而後窮亦其序也以心對政則心為内政為外以政對事則政為大事為小生於内必形於外故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大必及於小故曰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孔子曰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然則君子之所以有言者豈固拂其所有而彊其所無哉亦述性命之理而已矣唯如此是以前乎吾者可以稽之而不悖後乎吾者可以俟之而不惑何者命無異性性無異理故也故曰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然則又曰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何也蓋前則因知言而發原邪說之所起也後則以楊墨而言闢邪說之既成也原邪說之所起者以理言之也故曰生曰發而先政後事闢邪說之既成者以事言之也故曰作而先事後政理藏於無形則疑於可違故曰必從事見於有迹則疑於可變故曰不易其言雖殊考之各有所當也雖然彼邪說者其所謂道亦吾之道也其所謂德亦吾之德也道德與

吾同而所以與吾異者倚於一偏蔽於一曲如僚之於丸秋之於奕各師其習而不能相通是以君子疾之焉耳楊子曰適堯舜文王者為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為他道正與他雖不同然而莫非道也而後世之學者徒見君子之疾之也遂以為彼之所謂道德非吾所謂道德者焉則亦已過矣然則孟子論不動心之道而止及於知言養氣何也曰能知言則不惑於外能養氣則不動於內外不為邪說之所干內不為妄情之所溺則吾之

心也復何為哉以此事上以此臨下退居而閒游進爲而撫世固無施而不可此孟子之深意也蓋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無則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間來干我者我必知之況詖滛邪遁之辭乎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是純氣之守也況卿相之位霸王之權乎雖然是道也豈唯聖人有之天下莫不有也是其道與之命天與之性晝而動夜而息者曷甞不與聖人同乎惟其外不能知

言內不能養氣是以予之則驚奪之則怨惛於操捨之
際汨於寵辱利害之交氣與魄俱擾志與精俱弊而心
與神俱亡若然者雖一語嘿一嚬笑設之或不當也況
治身以及家治國以及天下乎嗚呼聞孟子之風可以
興起矣

淮海集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淮海集卷三十五

宋 秦觀 撰

傳說

陳偕傳

偕姓陳氏淮南廣陵人家故饒財而偕與其弟獨喜學畫其後技日以進家日以微遂以為業士大夫既喜其畫且愛其為人往往稱之然非偕之好也其言曰予從事於玆有年矣凡古今之畫不見則已苟有見焉雖敝

縑裂素之餘未嘗不學一不可於意輒復易之舐筆濡墨欣然忘勞葢是時余方以畫為事固其勢不得不然乃今思之亦良苦矣且物之有形如浮埃聚沫來無所從去無所詣一興一僨於無窮之中而我方汩汩然隨而晝之可不惑歟彼好事者又從而玩之至藏於巾笥且不欲以數閲可不謂大惑者歟嘻今老矣顧家貧無以給衣食之奉聊復俛仰於其間至於得失精粗不復經意也又曰有學於余者衆矣余將教之必使縱心之

所勤肆筆之所成以觀其天葢工而不雅者有矣跡而不俗者有矣詳略得宜意氣容與卓乎邈若無與及者亦或有焉余從而告之曰其後當然其後當然已而果然夫畫固技之微者也其猶若是又況有貴於畫者哉其字直躬亦世其學而所言尤異嘗曰昔宋元君時畫圖有一史解衣盤礴元君曰是真畫者也夫解衣盤礴固倜儻之所得閒暇之所好也元君乃以為真畫其意果安在乎有得於此然後可以言畫而或說以謂神定

意閑固以異於他史其亦失元君之意矣余聞而異之又從而思之豈所謂自得於己者耶抑亦得於人者耶將內雖不克其言而頗亦有志於是耶人固未易知然比夫衒技以夸人賈能以售汙俗者相去亦逺矣古之君子聞一言中於理必書之故漁人之所賦孺子之所歌皆得載於前史矧其有合於道徳之要者乎於是爲傳其言以遺同好亦時觀之以自擇焉

眇倡傳

美倡有眇一目者貧不能自贍乃計謀與母西游京師或止之曰倡而眇何往而不窮且京師天下之色府也美眄巧笑雪肌而漆髮曳珠玉服阿錫妙彈吹籍於有司者以千萬計使若具兩目猶恐往而不售况眇一焉其瘠於溝中必矣倡曰固所聞也然諺有之心相憐馬首圓以京師之大是豈知無我儷者遂行抵梁舍於濱河逆旅居一月有少年從數騎出河上見而悅之為解鞍留飲燕終日而去明日復來因大嬖取置别第中謝

絕姻黨身執爨以奉之倡飯少年亦飯倡疾不食少年亦不食囁嚅伺候曲得其意唯恐或不當也有書生嘲之曰間者缺然不見意有奇遇乃從相矢者處乎少年忿曰自余得若人還視世之女子無不餘一目者夫佳目得一足矣又奚以多為　贊曰前史稱劉建康嗜瘡痂其門下二百人常遞鞭之取痂以給膳夫意之所蔽以惡為美者多矣何特眇倡之事哉傳曰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余嘗三復其言而悲之

魏景傳

魏景字同叟淮南高郵之隱君子也身長六尺骨如削石瞳子碧色有光嘗賣繒於市遇華山元翁從授鍊丹鑄劒長生之術元翁名碧天其師曰劉海蟾海蟾之師曰呂洞賓洞賓之師曰鍾離權自權至景凡五世矣景問元翁曰余欲兼忘其方柰何翁曰執汝身守汝一謹而勿失景曰執害通守害變則如之何翁曰不然子以為構中天之臺者土木未考則能無經乎適千里之國

者車馬未館則能無行乎故将欲通之必固執之将欲
變之必固守之此其理也於是景以為然乃述碧天之
意著書萬餘言論神仙事號太冲子云太冲子曰道者
盜也釋者識也盜天地陰陽之機謂之道識萬物之理
謂之釋甚矣人心之神也雖造化亦無加焉今夫天地
之生物煦之以陽肅之以陰然後乃成人心則不然一
舉而物已生矣故天生萬物地生萬物人心生萬物是
故人心之形象天地陰中生陽陽中生陰非陽不能養

陽非陰不能養陰故修陽法者去陰以純其陽修陰法者去陽以純其陰陰陽用其精陰假諸物此陰陽之法也水之性潤下火之性炎上衆人離上而坎下故不交真人坎上而離下故交炁真炁也氣穀氣也真人真炁純衆人穀氣雜神仙之道有中立無無中立有死而不亡者至矣一身而形二者次矣不死不亡一身而形不二者又其次也其大略如此同叟頡脫疆記得於自然凡陰陽醫藥鍛鍊之技無所不精而能諱其術所以世莫

知焉頗解屬文亦工於詩其贈元翁篇云幽斷青松骨鍊盡江月心佳句多此類也嗚呼自大道隱學者各師異習鮮得其本真於是趍滅而不知生者為佛氏之緣覺趍生而不知滅者為道家之神仙二者不同其蔽一也然比夫生而行死而伏寘然日用而不知者固有間矣如同叟者雖不足以窺老莊之藩翰亦葛稚川之流乎余素與之友善别之且六年矣既思其人而不可見又惜其事泯泯不少槩見於世如古之所謂隱逸者也

乃撰次行義并擇其言之雅者書而記之聊以致余之意云

汝水漲溢說

汝南風物甚美但入夏以來水潦為患異時道路化為陂波汝水漲溢城堞危險濕氣重蒸殆與吳越間不異郡人歲歲如此漢書稱汝南有鴻隙陂翟方進為相始奏罷之郡人怨甚切意鴻隙陂者非特為灌漑之利菱芡蒲魚之饒實一郡瀦水處也大陂既廢水無歸宿則

自然散漫為害又水經稱汝水至汝南郡西北枝左別出一枝又屈而東轉南會汝形如垂瓠故號懸瓠城今汝水故道已亡惟存別枝水潦暴降則有泛溢之患亦其勢然也在漢時為豫州刺史治之諸邑皆春秋時沈江道柏之國事迹甚多暇為作記無文字檢耳

心說

心本無說說之非心也雖本無說而不得不有說黙而神之與道全之說而明之與道散之其全為體即體而

有用其散為用即用而有體體用並游於不窮而俱止於無所極者其唯心而已矣而世之君子迷巳於物沉真於偽而莫之見焉此心說之所以作也目無外視耳無外聽遺物忘形在我而已此其心歟曰非也心不在我然則目無内視耳無内聽馳神游精在物而已此其心歟曰非也心不在物然則物之有色我因視焉物之有聲我因聽焉來則御之去則將之彼是兩忘在物我之間而已矣此其心歟曰非也心不在物我之間然則

心無所不在乎曰惡得而無在也雖不在我未始離我雖不在物未始離物雖不在物我之間而亦未始離乎物我之間者此心之真在也譬如虛空焉虛空者即之不親遠之不踈萬物方有則與之有萬物方無則與之無俛仰消息唯萬物之與俱夫虛空之於心猶一星之於天而一塵之於地也及其至猶若是又況於心乎哉是故即心無物謂之性即心有物謂之情心有所感謂之意心有所之謂之志意有所歸謂之思志有所致謂

之慮故合精以止謂之魄配神以行謂之魂與神為一
謂之精不離於精謂之神此十者入則一出則不一出
入無常要皆以心為主爾不得乎主未有得乎臣者也
是以古之通乎此則動為一氣靜為二儀動靜有萬物
鼓舞有死生若然者陰可以開陽可以闔天地可以倒
置日月可以逆行上焉造物者不得臣下焉外形體忘
始終者不得友而況富貴之儻來死生之小變乎其不
能累也亦明矣彼世之君子則不然知其曲不知其通

安於近而迷於遠有見於外者則求心於物有見於內者則求心於我又其甚則蔽形而忘其神以謂心者特在乎方寸胸臆之間外此則物而已矣嗚呼其亦不智也哉有人於此棄邑而取宮棄堂而取室世必以為不智人矣是何也所有者小而所遺者大也心之形非特宮與室之微心之神非特堂與邑之廣而所取者如此而所棄者如彼豈不惑哉一人惑之一國笑之一國惑之天下笑之天下盡惑孰笑之哉悲夫是皆不見心之

真在之過也由此觀之太上見心而無所取捨其次無心其次虛心其次有心有心者累物衆人之事也虛心者遺實賢人之事也無心者忘有聖人之事也見心之真在而無所取捨者死生不得與之變神人之事也嗚呼安得神人而與之說心哉

二侯說

閩有侯白善隂中人以數鄉里甚憎而畏之莫敢與較一日遇女子侯黑於路據井傍佯若有所失白恠而問

焉黒曰不幸墮珥於井其直百金有能取之當分半以
謝夫子獨無意乎白良久計曰彼女子亡珥得珥固可
紿而勿與因許之脫衣井旁縋而下黒度白已至水則
盡取其衣亟去莫知所塗故今閩人呼相賣曰我已侯
白伊更侯黒余謂二侯皆俚巷滑稽之民適相遭而角
其技勢固不得不然於其所親戚游舊未必爾也而今
世薦紳之士閒居負道德務仁義羞漢唐而不談真若
無徇於世者一旦爵位顯於朝名聲彰于時稍迫利害

則釋易而趨險叛友而誣親擠人而售己更相伺候若奕棊然唯恐計謀之不工僥倖一切之勝而曾白黑之不若者武相仍袂相屬也則二侯之事亦何所恠哉

## 十二經相合義說

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嘗以謂知易之說則十二經相合或以相生或以相剋者固理之自然而無所可疑之矣何以知其然耶經曰南方生熱熱生火北方生寒寒生水西方生燥燥生

金中央生濕濕生土是則水者寒之形濕者土之氣夫水之於土妻道也故水流濕火者熱之形燥者金之氣火之於金夫道也故火就燥或以陰求陽或以陽求陰也管輅曰龍者陽精而居於淵故能興雲虎者陰精而居於山故能運風是則龍陽中之陰也惟陽中之陰為能名陰中之陽故雲從龍虎陰中之陽也惟陰中之陽為能致陽中之陰故風從虎夫陰陽之道固有因同類而相感者亦有以異類而相感者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所謂同類而相感者也同異雖殊於其相感一也十二之經相合亦何異於是哉經曰少陽之上火氣治之中見厥陰又曰厥陰之上風氣治之中見少陽厥陰風木也位東方少陽相火也位南方火與木相生故厥陰與少陽合而肝膽三焦命門所以相為表裏也經曰陽明之上燥氣治之中見太陰又曰太陰之上濕氣治之中見陽明太陰濕土也位中央陽明燥金也位西方土與金相生故陽明與太陰合而脾與胃肺與大腸所以相

為表裏也經曰太陽之上寒氣治之中見少陰又曰少陰之上熱氣治之中見太陽少陰君火也位南方太陽寒水也位北方水與火相配故太陽與少陰合而心與小腸腎與膀胱所以相為表裏也葢木位東方則陽之中也金位西方則陰之中也土位中央則陰陽之中也水位北方則陰之正也火位南方則陽之正也凡陰陽中則和和則相生故金木火土以相生而合陰陽正則相配故水火以相配而合相生而合者所謂同類而相

感也相配而合者所謂異類而相感也故經曰水火者陰陽之徵兆金木者生成之始終蓋水火者日之與月坎之與離而男之與女也萬物之所以有也金木者因其有而生成始終之而已矣於徵兆則以相配言之於生成則以相生言之亦其理也又水火譬之則夫婦也金木火土譬之則父子也夫婦以異而相合父子以同而相合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水火然後有金木四者具然後有土同類雖殊其合一也嗚呼陰陽之為道博

而要小而大數之可十者推之可百數之可千者推之可萬萬之大不可勝也然其要一也故遠之於天地近之於父子之間又其悉也至於言笑飲食莫不具而有焉苟直而推之曲而求之則何所而不得也雖然今之所謂學醫者惡足以語此哉

淮海集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淮海集卷二十六至三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彥博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録監生臣李逢堯

# 淮海集卷二十六

宋 秦觀 撰

## 表

### 代賀坤成節表

竊以聖誕當期嚴秋在序協氣蟠乎穹壤頌聲溢於華戎中賀伏惟太皇太后陛下德並神明功參覆載斷鼇立極追配於媧皇用楫濟川責成於傅說忠謀入而姦黨破弊事革而嘉應來巍乎在唐虞之間卓然出馬鄧之

右嘉辰旣屬率土交歡臣猥縁肺腑之親叨分符竹之寄前瞻觀闕阻奉萬年之觴遠託封章庶比千秋之鑑

代賀興龍節表

大吕飛灰爰屬星迴之序靈樞繞電實當聖誕之期凡屬生成所同抃蹈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裁成天地參並神明以言乎道則持盈而守成以言乎時則重熈而累洽昭哉嗣服纉六聖之洪休大矣孝熈備三宫之至養清

風發而羣陰伏元首明而庶士康令節載逢鴻儀斯舉

加籩折俎初嘗露酎之醇擊石彈絲始奏鈞天之妙可

謂一時之嘉會故得四海之歡心臣猥以葭莩廁於藩

翰十章獻鑒空懷唐相之誠萬壽稱觴莫預漢庭之列

代賀太皇太后受冊表

臣某言伏審今月某日太皇太后於某殿受冊者纘繼

鴻休亘華夷而共慶昭明鉅禮極天壤以均歡臣某誠

歡誠喜頓首頓首恭以太皇太后陛下鍾睿知之資御

休明之運以至仁而子養萬國以盛德而母儀三朝造舟為梁始作文王之合斷鼇立極終成媧氏之功忠邪辨而和氣通威惠行而頌聲作既增光於聖統宜受禮於神孫典章載崇寰海交抃臣猥被藩室之寄叨居肺腑之親不獲隨例稱慶闕庭無任踴躍歡欣之至謹具表陳賀以聞

代賀皇太后受冊表

臣某言伏審今月某日皇太后於某殿受冊者稽酌天

人備嚴典禮孝治既先於宮闈歡心自得於寰區恭中賀

以皇太后妙道生知英能天縱自長門而登長樂法度無違以太任而事太姜晨昏不懈至於嗣成先帝之治保佑聖子之功幽通神明顯被動植施之大者報必厚實之富者名必隆位號既昭華夷增忭臣謬通屬籍叨假郡章不獲隨例稱慶闕庭無任踴躍歡欣之至

代賀皇太后生辰表

考歷占星氣應元英之候稱觴獻壽禮行長樂之言凡

在照臨所同欣抃中賀恭以皇太后德符坤載位正母儀淵冲自乎生知慈惠本乎天縱踰成文考旣隆逮下之風共養太姜益著思齊之美内宣陰化日嗣徽音矧當孝治之朝尤崇慶誕之節鼓鍾具舉環珮畢臻歡聲動於宫闈佳氣蟠於觀闕其繆通屬籍叨守近藩匪惟宗族之同榮實與吏民而共慶

代賀明堂禮畢表

有司備物親嚴三歲之祠率土均恩實賴一人之慶照

臨所逮欣抃攸同中賀伏惟皇帝陛下道貫神明功參覆載昭哉嗣服纘六聖之洪休大矣孝熙備三宮之至養擢英髦而共政革苛弊以濟時庶事用康善祥斯應物無疵癘民不怨咨天地得以清寧草木遂其零茂九功之德既皆可歌四海之臣亦各來祭乃遵彝典爰盡孝思時以季秋之良日用上辛之吉始告虔於原廟遂嚴配於合宮精意感通景貺昭荅大賚而兆人富肆眚而衆心新實萬世無疆之休蓋千載不逢之會臣乍辭帷

幄方守藩垣徒欣右饗之成莫預駿奔之列瞻望闕庭

云云

代賀皇太妃受冊表

臣某言伏審今月某日皇太妃於某殿受冊者史官揆

自宗伯陳儀舉令典於宮闈溢歡聲於方夏中賀恭以皇

太妃挺生淑質休應昌期賛陰化於椒塗嗣徽音於彤

管晨昏共養之禮簡在兩宮動靜讙肅之風形于六寢

在先朝則有警戒相成之道於聖主則有劬勞罔極之

恩中外所瞻情文宜稱肆被冊書之美爰昭位號之隆臣猥被爪牙叨居藩屏不獲隨例稱慶闕庭無任踴躍歡欣之至

辭史官表

竊以史屬之除聖朝所慎若非承父兄之教詒世守其言則必積師友之淵源材克厥職臣於二者實無一堪聞命若驚撫躬增懼重念臣少而愚賤長更屯奇積累歲時尚慮人情之未與超踰涯分豈為物議之所容以

蕞爾不勝任之材處灼然非所居之地必招官謗上累恩私況儒館之中資任高於臣者不少班行之內學術過於臣者甚多與其容菲薄以濫居不若擇英豪而改授伏望聖慈追寢新命檢會臣近申三省除臣一外任差遣

代蘄守謝上表

奉法明時方悔推行之誤分符近地俄蒙假貸之私祗荷寵恩載深感涕伏念臣資材闇昧問學空踈遭逢昌

辰叨竊劇任徒兾事功之立靡思罪釁之成昨以出按
荊車兼程鹽課猥虞曠廢妄致勤勞屬吏承風不無過
當小民競利豈免怨尤雖不待於人言即行改正儻追
論其事迹殆可誅夷敢祈造物之恩猶竊長人之任矧
蘄春之便郡實淮右之名區風氣和平獄訟稀少平時
來者尚樂寛閑謫官居之真為僥倖比盖伏遇太皇太
后陛下推天地之賜回日月之光黜陟不失其所宜輕
重各當其所適察臣過舉止於四月之間許臣自新付

以一州之寄念捐軀而莫報徒撫已以增慚復路廻車顧迷途其未遠輸肝剖膽庶報効之可圖

代程給事乞致仕表

臣某言臣聞未老遽歸非臣子報君之義既衰猶仕豈儒生處已之方惟去就適合其時乃進退不愆於禮輒陳悃愊仰瀆高明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家本單微材尤綿薄早緣章句聲律之末技偶中上科繼以簿書獄訟之微勞誤更劇任三持使節八領郡麾以至

承乏小行人之官備位大司農之屬山川陟涉幾徧於
五方日月推移殆踰於四紀遂叨蘭省之秩仍忝祕殿
之名每撫心而自循縱没齒其焉報昨以蒙恩罷守被
旨歸班身雖寄於海隅夢已升於帝所非不知懷金結
綬侍清光而足榮佩玉鳴騶聯法從之為幸但以風霜
漸廹蒲柳遽衰爰及上印之期當批乞骸之懇日莫途
遠顧已分之非安漏盡鍾鳴亦人言之可畏伏惟皇帝
陛下恢覆載之量廓照臨之明憐其實知止而請身察

其非偷安而避事俾還官政獲反里閭况臣北陌東阡雅多遊舊左食右粥良給歲時是以誦歌真主之稀逢盛述聖朝之難遇馬方羸老徒結戀於軒墀木已朽枯或能蒸於芝菌臣不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

代王承事乞回授一官表

臣聞緹縈納身贖父文帝因之變法王縉削爵請兄肅宗為之推恩夫漢唐之主豈欲撓不刊之典而詭從女子輔臣之意哉葢以子弟之願獲伸則孝悌之風寖廣

天下忠順之俗於是乎始成故不以所輕廢所重也恭

惟陛下神聖功德參並天地固非漢唐之主所能擬倫

臣雖愚陋不敢自比於王繒然生遇休明名列仕版不

猶愈於緹縈之女子乎輒冒死亡斧鉞之誅瀝血陳誠

上干天聽惟陛下賜察哀憐不勝大願切念臣父昨於

元豐四年得罪蒙朝廷放歸田里逮今巳及四年矣初

出於特旨有司既無叙法可舉而中外臣寮又以臣伯

父待罪寀相懷避嫌疑莫敢言者臣伏覩陛下近以功

成治定因時制作建列聖之廟而申以大霈正百官之
制而授以新書其遠至於亡沒之裔尚被甄收其微至
於胥吏皂隸之能猶得自効和氣旣洽頌聲並作符貺
屢至年穀胥熟此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
父獨嬰罪釁流寓江海天高日遠自新無路臣誠私心
痛之臣昨自元豐元年蒙恩授大理評事繼奉新制改
承事郎逮及七年未曾磨勘臣願以合轉宣義郎一官
回授臣父乞賜敘用伏望陛下推覆載之恩生骨肉之

惠惻然憐之特垂俞允況陛下自臨御以來坐法之人
未嘗終棄為親之請多所顧從竊以近事言之王安國
自著作佐郎放歸田里比踰朞年起丞大理鄧忠臣以
宣德一官為母求封奏書既上得邑壽昌以臣父方之
安國則四年之廢久於朞年以臣比之忠臣則為父之
請重於為母若獲逺繼緹縈王緡之事近依安國忠臣
之例使臣父復得齒於士大夫之列則臣雖身先犬馬
填委溝壑無所復恨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淮海集卷二十六

淮海集卷二十七

宋 秦觀 撰

表

代謝勑書獎諭表

臣某言今月日進奏院遞到勑書一道伏蒙聖恩以臣云云特賜奬諭者捕翦兇徒葢守臣之常職降頒温詔實聖世之異恩祗服寵靈重增愧懼中謝伏念臣稟材縣薄受性顓愚因縁肺腑之親昧冒藩宣之

寄浩穰十邑每懷曠敗之虞僶俛再朞敢起覬覦之望憶昨凶年乏食狂盜干誅初鼠竊於村墟俄鴟張於道路殺傷吏卒攘奪印章居民以此震驚列郡為之騷動至煩廟論申命使車輟悍將於山東募驍兵於隴右尚且遊䰟疆埸假息朝昏臣志欲掃除日思方略忽知囊槖之處近在股掌之間竊以為稽討蕩則萑蒲而蜂屯待會合則張皇而烏散遂令募吏潛引將兵從間道以兼行指孤巢而突擊渠魁格鬭既

就殲夷餘黨散亡尋皆殄滅臣既不能如子賤任德使民不忍欺又不能如龔遂却兵致盜亦皆罷仰慙睿化方虞黜責之嚴豈謂宸音遽有旌嘉之寵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仁天覆盛德海涵欲庶職之咸修雖微勞其必録是致鉛刀之割亦膺衮字之褒臣敢不効螢爝之光竭犬馬之力誓糜捐於軀命期補報於恩私臣無任

代謝加勲封表

宗祀以配上帝盛禮載陳大封而錫善人彝章具舉寵靈誤逮媿懼交深中謝伏念臣學術本迂器能素拙徒屬休明之運獲參英俊之遊發金匱石室之藏討論何補承神州赤縣之乏瘝曠偶逃悗自喉舌之司亟更管轄之任辱甄收之已過知報稱之尤難比出近藩猶通秘籍會考我將之頌頗稽公王之圖路寢爰開總章斯寓涓季秋而精享肅羣后以駿奔熙事備成既盡情文之典湛恩汪濊遂周中外之臣曾是孤蹤亦膺殊祉宗欵

遽進真食驟增奉綸綍以凌競仰雲天而隕越此蓋伏
遇皇帝陛下天仁丕冐海德包涵尚記惷愚嘗陪於國
論更憐衰晚方守於郡章俾異數之併加示純禧之均
畀井泉緬邈難望屬車之塵清都邃嚴徒夢鈞天之奏

代賀元會表

十三月為正前既稽於夏道二千石上壽仍參用於漢
儀盛旦載逢彝章具舉中賀伏惟皇帝陛下財成天地參
並神明命羲和之二官謹春秋之五始調和元氣撫御

中區肆屬春王之朝肇修元會之禮雞人呼旦庭燎有光外則虎賁羽林嚴宿衛之列内則謁者御史肅班行之容漏未盡而車輅陳蹕既鳴而鼓鍾作應龍高舉雲氣畢從北極上臨星宿咸拱受四海之圖籍拜萬國之衣冠歳月日時於焉先正聲明文物粲爾可觀邁康王酆宮之朝掩高帝長樂之事謳頌聲而並作鬱協氣以横流臣比遠天光遽更年籥職拘藩國莫瞻龍衮之升心折宸居但想獸樽之列瞻望闕庭云云

代工部文侍郎謝表

入司太僕巳慚稱效之虛進貳冬官尤愧選掄之誤顧叨塵之巳甚念辭避之弗容承命惟驚撫躬以懼中謝伏念臣身承家訓世受國恩荷先朝特達之知蒙二聖生成之賜左選都司之要既獲備員內閣祕殿之嚴更容通籍以至外專兩郡內閱三卿徒為歲月之淹莫見事功之舉方虞罷黜退伏於田廬敢意推遷遽陪於法從材微任過恩重報難此蓋伏遇盛德海涵至仁天覆以

臣父其歷四朝而被遇登三事以退居知父子至情欲慰桑榆之景念君臣難遇遂收菅蒯之才豈惟一舩族之榮時乃百執事之勸臣敢不鞭策駑蹇淬礪鈍頑以捐軀報國之誠為竭力事親之義

代中書舍人謝表 孫君孚

臣某言伏奉制命除臣中書舍人仍改賜章服者蒙恩承之方懷曠職之憂拜命為真更竊非才之愧寵榮遄逮驚懼交增伏以三省之興實先朝之盛典西禁之任

尤當代之要津上潤色於訓詞下稽參於政理自非文章妙絕可先諸子之鳴吏術精通能最羣工之課則何以當文士之極任備宰相之屬官如臣者地胄素寒資材尤顇以童子雕蟲之技偶得科名用司空城旦之書嘗更州縣比從柱後擢立螭頭閱歲月之推移乏毫分之稱効惟虞罷斥歸耕寂寞之濱豈謂遭逢入直禁嚴之地光增末路望過初心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在宥中區統和元氣上則承周太姒求賢之意下則納名康公

用士之言耆老畢歸俊英咸事鏌鎁滿庫未忘一割之鈆刀騂騄成羣不棄十駕之駑馬遂令拔擢爰及鈍頑臣敢不敬佩德音恪居官守竭心思之逮及効耳目之聞知經宿進碑敢效矜夸於近世累年無草顧希慎密於前人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代中書舍人謝上表

左螭清近頗無咫尺之違右掖峻嚴言有絲綸之出皆一時之妙選為四海之聳觀承命震驚撫躬愧懼伏念

臣縉紳末冑淮海孤生弓必為箕嘗奉父兄之教枘不量鑿莫為姻黨之容自亦笑其闊迂人或憐其狂直分甘常調望絕顯途屬二聖之載營收羣英而自助巍然大老皆歸圖任之中蕞爾小才亦備兼收之數越從戎幕擢預憲臺猥陳狂瞽之言屢瀆高明之聽間嘗罷去旋復召還惟是七年之間遂叨兩制之列而況訓詞之任政教所原除授不當者得以論而封還指麾或慝者得以白而改正號為要地當慎選掄豈伊鄙人所能堪

克此盖伏遇太皇太后德配任姒道稽唐虞用檝以濟大川斷鼇而立四極雖節儉正直在位若羔羊之時而思念憂勤進賢如卷耳之際致令頑鈍誤辱寵靈臣敢不慎出王言審求國體非特修異日祖宗之事亦以信平生師友之謀報德未期悵念歳時之晚捐軀有處敢懷家室之私

代南京謝上表

訓詞失當宜正嚴誅恩貸特優止從外補任忝别都之

重職叨祕殿之華祗荷寵靈載深感涕伏念臣猥以一介之賤誤蒙二聖之知本出書生朝無黨援屢為御史身有怨仇間雖竊於科名實不長於文字因緣寵數冐昧班聯既不能被命固辭以防涯分之過又不能先時引去以避賢俊之升滿器難持孤根易毀及越樽而求治果代斲以致傷然猶冐文儒弄翰之名玷侍從均勞之地省循備至僥倖實多此盖盛德海涵至仁天覆念嘗更於任使遽未忍於棄捐雖去掖廷猶分宮鑰天都

甚邇常瞻佳氣之鬱葱鄉國非遥益見湛恩之汪濊永期糜潰用報生成

代中書舍人謝上表

方為左史注二聖之起居遽入西臺命百官之進退顧叨塵之巳甚念辭避之莫容仰對寵靈伏深震懼竊以周分内史出王命之策書漢列從官參相臣之辨論後世放其遺意制此近班職分四禁之嚴事押六曹之重必得或遲或速文兼枚馬之長知古知今學擅髙崔之

富然後可以與紫薇之進畫贊黃閣之調和如臣者門地素寒資才尤戇早更州縣奉司空城旦之書晚玷班聯任柱下惠文之事初無補報祇取怨尤身投轀鎻之中足寄風波之上惟虞罷斥復奔走於東西豈意推遷備論思於朝夕光增末路望過初心此葢伏遇闕文

代謝歷日表

被命守藩方念闕庭之遠蒙恩告朔重驚歲月之新仰服訓詞俯增愧汗伏惟欽崇天道敬授人時頒太史之

占前謹清臺之課候罷諸家之疏遠正歴世之繆差上考鄧平法取黄鍾之妙下參一行術推大衍之徽斗建龍躔於焉有序珠連璧合由是可窺豈惟百辟之奉行足使四夷之承用臣猥緣寄委叨奉寵靈宣布詔條預識金穰之歲省觀風俗不疑絳老之年

淮海集卷二十七

淮海集卷二十八

宋 秦觀 撰

啓

謝及第啓

光靈遽被愧幸特深竊以聖神臨御之初實惟祖宗熙洽之後戈兵收偃經藝著明風俗莫榮於為儒材能咸耻乎未仕圜冠方履求自試者幾千萬焉血指汗顔獲見收者纔四百耳既甚嚴其程度宜盡得於

豪英如某者淮海孤生衣冠末系志在流水嘗辱子期之知困於鹽車頗為伯樂之顧徒以為養而求仕故雖被黜以忘慙懲於羹者吹虀自知其妄不量鑿而正枘人指為狂豈意力田而逢年亦稱長袖而善舞大羹焉用以貴本而不遺昌歜甚微緣嗜偏而見取方賢書之上獻俄吏議之旁連竊鈇致疑事非在我解驂見贖世鮮其人尚賴平反卒蒙昭雪折翮既以重鑄死灰因而復燃究其倚伏之難常益信窮通

之有定屬皇明之繼照推膚澤以横流特免試言經

躋仕版技能莫效初如不戰而屈人名宦亟成更類

無功而受禄退而省察殆有夤緣此蓋伏遇某官誘

進人材主張士類離奇蟠木素為左右之先璀璨餘

光復自比鄰之借致兹寒陋亦預採收敢不慎操修

之方明出處之致庶期末路獲報明恩過此以還未

知所措

賀呂相公啓

伏審光膺宸命顯正台司凡在生成舉同抃蹈竊以媧
皇補天之際高宗夢帝之初未就泥金正資陶鑄不調
琴瑟方賴更張是謂大有為之時必得非常人之佐恭
惟中書僕射相公累朝元老當世大儒力足以扶持顛
危風足以興起貪懦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明璞玉渾
金鑒識莫名其器既天資之篤實加地胄以高華四世
五公勲在王室一門萬石寵冠廷臣宗族謂之小許公
夷狄以為真漢相果從人望爰享天心方司左轄之嚴

遂踐鸞臺之峻獻可替否而思矯激之過解紛挫銳而有調和之能必欲成仁之始終非特潔身之去就是端人坌集異黨寖微寛大之澤四覃苛刻之風一變名既得功而並立位當與德而俱崇明詔始班吉士交慶太公入國固知天下之父歸伊尹得君益見聖人之任重某猥縁幸會叨被題評昔陪北海之樽有同夢寐今望平津之館如隔雲天但欣衆正之路開始信太平之責塞顧稽故事就封富民之侯請與諸生復上得賢

之頌

賀蘇禮部啓

伏審光膺睿命入拜儀曹凡有識知所同欣抃竊以大儒之出處實為當世之重輕三仁去而商寖微二老歸而周始大長孺仕漢諸侯寢謀中立相唐列藩聽命殆亦天時之有數豈伊人力之能為伏惟禮部郎中先生道貫神明智周事物決科射策亟聞董相之風逆指犯顏屢奪史魚之節周旋臺閣而風采可畏流落江湖而

容貌不枯葢好仁無以尚之故特立有如此者斯文未喪果蒙日月之照臨吾道將興更屬風雲之盛會既補郡守俄遷侍郎雖未厭於人情漸當陪於國論昔神龍失水幾為螻蟻之所侵今猛虎在山將見藜藿之不採某久操笈隻獲侍門墻歎刻鵠之未成念攀鴻而何敢聞之不寐知告於人晛見曰消頗動雪雲之態廈成相賀獨申燕雀之私

賀中書蘇舍人啓

光膺中詔進直西垣伏惟慶慰恭以某官當世大儒斯民先覺論議為四海之輕重出處繫一時之安危蕭夫子之文章蠻夷亦慕張使君之威望草木猶知始從記注之嚴爰掌絲綸之重姦邪聞命投匕筯以自驚忠義承風引壷觴而相慶某猥緣幸會謬接光儀昔者先生甞蒙論次茲焉伯氏又獲追攀竊聞進拜之崇倍切欣愉之至

謝程公闢啓

其啓比縁省覲薄游勾踐之都獲執掃除叨預老聃之
役辱品題之巳過慚報効之何從伏念某少也妄庸長
而屯賤枘方乖鑿人指為狂鈎直失魚自知其拙碌碌
抱簀中之恥棲棲銜跨下之羞不謂修撰給事誤賜采
對曲加推轂引置金臺之館俾叅珠履之游蕭洒蘭亭
嘗繼孫王而奉筆風流蓮社屢陪劉阮以焚香既令馮
子而出輿仍為穆生而設醴至於升將軍之故第泛賓
客之舊湖輿與天横情隨水遠牙檣錦纜擁南國之佳

人玉笋金罍醉西園之清夜往來乎十洲三島之上俯仰乎千巖萬壑之間曾微瓊玉以報刀衹枉明珠而彈雀從游八月大為北客之美談酬唱百篇永作東吳之盛事退而省察何以堪勝血指汗顏徒為今日輸肝剖膽期在異時庶追王國之風少盡門人之禮

謝館職啓

法同博士閱五載而遷官例比編書通三年而改秩寵靈既逮愧懼實深伏念某族系單微器能淺陋少時好

賦僅成童子之雕蟲中歲窮經未究古人之糟粕始策名於進士俄充賦於直言濫居方物之前叨被傳車之召文章末技固非道義之尊箕斗虛名秪取謗傷之速亟從引避幾至顛隮裦未就於衮華惡已成於瘡痏三朞之内王尊乍佞而乍賢七年之中魯田一與而一奪但以偏親垂老生計屢空聊復靦顔以居未能投劾而去日期沙汰分絶進升豈期積日以累勞輒亦逢年而遇合束緼還婦雖蒙假借之私懲羮吹虀尚慮譴訶之

及竊覩前史具見鄙宗西蜀中郎孔明呼為學士東海鈞客建封任以校書雖為將相之品題實匪朝廷之選用夫何寡陋遽有遭逢此葢伏遇某官道欲濟時仁能錫類始憐貧女稍分秦壁之光終念播臣為激越江之水矧茲奇蹇亦與甄收敢不以古人行已之方為國士執君之義千金弊帚聊依翰墨以自娱一割鈆刀或異事功之可立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賀崔學士啓

伏審顯膺明命榮領近藩凡在庇庥所同欣抃恭以知府學士妙知德輿精契道真斥百氏之竒偏傳七師之要妙著于書者乃其糟粕見乎業者亦其緒餘即之如渾金璞玉而難名望之如高山深林而莫測作歌而去陋晁董之不為應聘而興措臯夔而自許既參壁水之直俄預道山之遊入則陪國論於五房出則督工徒於二監世推前輩地號要津然而了不器於盈虛澹無心於舒卷頋奉二年之最固辭五兵之曹邸音播騰士論

聳歎矧汝南之輿壤為右輔之名區僊聖所棲英豪斯聚競欲識先生之杖屨匪徒瞻太守之旂旍昔誦髙辭極太行之表裏行覲美化遍汝水之陰陽尚疑未駕於征軺固已名還於法從其謬聮服役叨預婚姻顧罪悔之方虞幸依歸之遽獲車逢峻阪空嗟兩耳之垂船在中流實有一壺之望

代賀呂司空啓

伏審光膺顯命正位公台伏惟慶慰恭以司空相公學

師古始道造淵微以一代之人英為四朝之國老允迪厥德克世其家言乎時則韋平豈可分道而行論其事則表揚安得同日而語年髙德卲而臣節益峻功成名遂而帝眷愈隆進拜冬官非止居四民而時地利平章國論實惟有一德以享天心聖王之文章具焉天下之能事畢矣其叨分符節辱在陶鎔陪班謁以無緣苐承風而竊抃

代賀中書僕射范相公啓

伏審光奉明恩進陟右弼伏惟慶慰恭以中書僕射相公器蘊文武學備天人出處繫一時之安危議論為四海之輕重臨大節而不奪雖小善其必為荀氏羣龍慈明為最河東諸鳳伯褒尤竒投閑散而聞望愈隆涉憂患而精誠益壯果濟世美簡在上心昔執鴻樞既致干戈之戢今居端揆何難禮樂之興坦然衆正之路開行矣太平之責塞其叨分符節云云

代賀門下孫侍郎啓

伏審光奉明恩進陞東省伏惟慶慰恭以門下侍郎星
躔異稟嶽鎮殊鍾先朝藩邸之舊臣今日廟堂之耇老
正直如羔羊之德信厚有麟趾之風觧劇樞庭乃心不
怠均勞輔郡報政斯成民心竚以旋歸國論倚之進斷
粤從琳館入踐鸞臺薄夫撫已以自慙吉士舉酒而相
慶矧同升之俊乂皆妙選於搢紳三王之法本人情固
無過舉六官之長皆民譽茲謂昌期其辱在陶鈞叨分
符節第承風而竊抃念稱慶以無縁

代賀中書劉侍郎啓

伏審光奉明恩進陞西省伏惟慶慰恭以中書侍郎智周事變道本誠明語默不愆其時進退必度於禮雪霜既降知松栢之後凋鳥雀或鳴見鷹鸇之必擊君未比隆於二帝我則若撻於市朝民有失所之一夫我則如擠於溝壑大任既降英聲益飛豈止邦家之光實為天地之紀逮兹進拜尤慰具瞻簾陛難躋益致高堂之峻股肱克壯重增元首之尊其廓在陶鈞云云

淮海集卷二十八

淮海集卷二十九

宋　秦觀　撰

啓

代賀王右丞啓

伏審光奉明恩進升左轄伏惟慶慰恭以左丞太中夙鍾閒氣早擅英聲學窮游夏之淵源文列班揚之伯仲周旋不撓出處可觀共推天下之中庸自得賢人之簡易其退也如陂萬頃撓不濁而澄不清其進之若火一

然用彌明而宿彌壯大任斯降貴名益昭曉達吏方戴胄旋更於二轄潤飾儒術平津即至於三公某辱在陶鈞云云

代賀胡右丞啓

伏審光奉明恩進升右轄伏惟慶慰恭以右丞太中抱英傑之器屬休明之期智無不照而御之以寛學無不窺而守之以約待時藏器未嘗枉尺而直尋肆筆成書惟欲琢雕而復朴風采凛乎其可畏議論坦然而易行

俄鑾枘之相投遽囊錐之穎出擢丞御史人無閒言進
轄文昌朝有故事面折廷爭巳聞國士之風內平外成
行見大儒之効某叨分符節云云

代賀京西運判啟

伏審光奉睿恩榮分漕計恭惟慶慰恭以運判道師古
始識造淵微身兼數器而用之以時學備諸家而守之
以約討論不乏嘗編簡以成圖俯仰無心任摘山之變
法屢奏三年之最亟更一道之權舉屬吏以傾心竚前

旌之入境矧是右輔實惟奥區南則控引於荆揚西則轉輸於秦雍奉嚴陵寢備繕河防於措置以為難在選掄而尤重登車攬轡初承使者之風結綬懷金行被從官之台

賀京西運使啟

伏審光奉宸恩榮分漕計伏惟慶慰恭惟運使知周事變識照幽微挺忠鯁之一心兼縱横之數器英標特出早膺神聖之知劇任屢更果見事功之立比縣太府來

領外臺回鄉月之餘光動使星之異色郎音初播屬部

增欣暫駕輕軺坐使邦財之阜佇歸法從進謀王體之

嚴

代賀簽書趙樞密啓

伏審光膺睿命進貳鴻樞伏惟慶慰恭以樞密太中器

猷宏博學術精微敏識照於未然竒節見於已試犯顔

逆旨屢輸汲黯之忠别嫌明疑力折董宏之妄進退周

旋而可度艱難險阻而不渝俄被召以旋歸遽干霄而

直上粤自卿曹之貳進陪樞筦之崇邸音播騰士論欣快亟聞趙武越四等以將上軍行見千秋以一言而取宰相其叨分符節云云

代賀蔡相公啟

光膺制書榮還内殿伏惟慶慰恭以判府觀文相公道貫精微智周事變以文章擅一時之譽以器業結萬乘之知姚元崇入賛鴻鈞初聞遠略霍子孟逮承顧命益見忠謀勲業顯隆夷夏歡頌惟三郡均勞之久當二聖

圖舊之勤既奉綸言復青氈之舊物竚瞻繡衮反黃

閤之故居某猥辱異知欣承嘉命屬繆分於符竹阻

祇慶於門闌系頌實深敷宣罔既

代賀司馬相公啟

顯奉明恩進陞上宰老成登用區夏均驩竊以大河

之渾持寸膠不能以止積歲之旱待霖雨然後乃蘇

故當大有為之時必得非常人之輔伏惟相公望隆

一代節著四朝力足以扶持顛危風足以興起貪懦

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明璞玉渾金鑒識莫名其器
果符物論克享天心伊尹得君耻一物之失所姚崇
作相陳十事而後為姦邪失匕箸而自驚忠義引壺
觴而相慶某夙叨記省方預陶甄欣衆正之路開信太
平之責塞顧稽故事就封富民之侯請與諸生更上
得賢之頌

代賀胡右丞知陳州啓

均逸中臺承流右輔地接日畿之重職兼禁殿之華凡

在庇庥所同欣抃恭以其人智周事變道本神明學窮游夏之淵源文列傳班之伯仲霜雪既至知松栢之後彫鳥雀或鳴見鷹鸇之必擊既丞御史遂轄文昌語默惟時獨任天下之事卷舒以道有古大臣之風邱音播騰士類聳歎矧是淮陽之郡實惟太昊之墟風氣和平獄訟稀少屈英游而卧治徯惠政之立成騰實飛聲已應半千之用賛元經體竚歸尺五之天某夙以單微嘗蒙題品念使旌之在望嗟吏役之攸拘

賀錢學士啓

被渥帝宸升華儒館伏惟慶慰恭以學士天資英發地胄高嚴翾然鵠止於碧梧卓爾珠遺於滄海申之以聞見之洽重之以探討之精咸五登三出屬休明之運駢四儷六尤多絶妙之詞敏疾擅枚臯之風雅健得子長之體倚馬可待下筆不休所以特受眷於先朝屢見稱於元老刻冊府校讎之號洎刑曹勾稽之司惟實與名既清且要熊掌兼魚飧之美自古為難羔裘加豹飾之

華於今蓋寡緬彼文學之貴見乎諸吏之中雖出異恩
實繇公議芸臺畫省諒難歲月之淹鼇禁掖垣行復風
雲之會

代賀提刑啓

光奉宸恩就持憲節伏惟慶慰恭以提刑器識深宏材
猷敏邵進退必度於義夷險不易其誠程輦轂之工徒
亟聞善狀督江湖之冶鑄益著能聲既累效於事功肆
就分於使指矧兹右輔實號要區士林承命以欣愉屬

部望風而悚跂傳車夙駕暫煩僕御之勞法從進聯諒非歲月之久

代回胡右丞年節啓

天端肇正人統全生實萬類引達之期乃四序調和之始恭以某官受時間氣為國寶臣天資英發而持之以謙地冑高華而守之以約履兹獻歲茂擁休祥治譽謁聞已備賜環之寵恩靈下逮行膺錫馬之蕃頌願之私敷宣罔既

窋室飛灰見陽生於本律清臺課候知日起於初躔恭惟某官望重本朝材髙當世一時千載章平之遇巳稀四世五公表揚之興未艾既承名節仍屬嘉辰宜戩穀之駢臻顧頌言而何既

代謝中書舍人啓

一時承乏方慙越俎以代庖數月為真更愧操刀而製錦才微任過恩重報艱切以三省之興實先朝之盛典

四禁之任尤當代之要津上則潤色於典謨訓誥誓命之文下則稽參於吏戶禮兵刑工之事自非詞章妙絕吏術精通何以特被選揚預從班於仗內遂叨任使專外制於筆端如其者少也鈍頑長而屯賤請鄰祭竈聊為寄食之資賣劒買牛行作歸耕之計豈意千齡之會誤蒙二聖之知猥從宂貟屬居言責雖奮身不顧頗摧當路之豪殭而燭理未明莫正本朝之缺失日求罷退聊避謗譏忽叨左史之除俄冐西垣之選曾非踴躍冶

金偶就於莫耶惟是青黄溝木遂成於犧象此葢伏遇
某官道師古始識造幾微成就人才為今天下之計主
張善類有古名臣之風肆令衰病之餘獲預禁嚴之列
某敢不温尋舊學激勵晚途作漢文章何敢望相如之
輩正唐鹽法庶幾為處厚之徒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代賀運使啓

伏審光奉制函榮分漕計伏惟慶慰恭以運使郎中器
識宏敏道術精微資之以問學之優侈之以聞見之博

持綱憲府風聲豈畏於悍彊贊治天官冰鑑無私於微
眇惟兹右輔寔號奥區禄廩兵食之資異時或屈陵寢
河防之費他路所無肆輟名郎出為膚使符檄未加於
一道威名已肅於列城外斡邦財頗讃縉紳之論進謀
王體諒非歲月之淹

代賀提刑落權發遣字啓

榮膺睿旨寵進華資伏惟慶慰恭以提刑風猷妙敏襟
韻踈明智無不燭而待之以寬謀無不周而斷之以必

傑出名臣之後鵲居盧使之前持節陜關倉廩於焉充實按刑淮海囹圄為之虛空屬右輔之浩繁屈髙材而剌舉既被賜環之寵仍蒙增秩之榮詔音播騰士論欣快嵩山汝水既乆滯於星軺金馬玉堂佇歸聯於法從

謝胡晉侯啓

伏審光奉明恩寵登上第伏惟慶慰恭以新恩先輩器猷閎博問學淵深挺生旌表之門優入英雄之彀臂折惟九終號良醫璞獻者三竟為美瑞雖邅廻之可歎建

遭際以尤榮而覩者昔陪絳帳之生近被棘闈之屬兒寬早歲嘗爲褚大之徒夢得晚年翽作奇章之客矧惟季弟又獲同年交情既重於他人喜氣亦殊於他日追惟二紀有同夢寐之遊復會一時如閱簡編之事未修鄙牘遽辱華緘感佩之私敷陳罔既

代參寥與鍾公實啓

伏承較藝數奇獻書遇合起家戎幕受職儒宮榮動一時寵踰三舍伏惟歡慶竊以文高徐樂才贍馬周性理

內融事機旁照扣角負鼎無羨昔人轉海回天復聞今
日其夙親談讌猥與從游覩此盛隆竊深欣忭

淮海集卷二十九

淮海集卷三十　　　宋　秦觀　撰

簡

荅傅彬老簡

彬老足下昨奉手教所以慰誨甚勤并蒙錄示寄蘇登州書并題眉山集後尊賢善道發於誠心詞旨清婉近世所希見也發函展讀殆不能釋手欽想高風益增企系屢追賤事修報後時悚愧何已然僕昧陋

不能具曉盛意中間有未然處輒為左右具言之惟
閤下恕其僭易幸甚幸甚閤下謂蜀之錦綺妙絶天
下蘇氏蜀人其於組麗也獨得之於天故其文章如
錦綺焉其説信美矣然非所以稱蘇氏也蘇氏之道
最深於性命自得之際其次則器足以任重識足以
致遠至於議論文章乃其與世周旋至粗者也閤下
論蘇氏而其説止於文章意欲尊蘇氏適卑之耳閤
下又謂三蘇之中所願學者登州為最優于此尤非

也老蘇先生僕不及識其人今中書補闕二公則僕甞身事之矣中書之道如日月星辰經緯天地有生之類皆知仰其髙明補闕則不然其道如元氣行於混淪之中萬物由之而不知也故中書甞自謂吾不及子由僕竊以為知言閤下試贏數日之糧謁二公於京師不然取其所著之書熟讀而精思之以想見其人然後知吾言之不謬也文翁哀詞杼思久矣重蒙示諭尤增感愴時氣尚熱未及晤見千萬順時自

愛因風無惜以書見及幸甚

與蘇先生簡

某頓首再拜知府學士先生比參寥至奉十二月十二日所賜教慰誨勤至殆如服役把玩彌日如晤玉音釋然不知窮困憔悴之去也即日伏惟尊候動止萬福某鄙陋不能脂韋婉孌乖世俗之所好比迫於衣食彊勉萬一之遇而寸長尺短各有所施鑿圓枘方卒以不合親戚游舊無不憫其愚而笑之此亦理之必然無足嘆

者但以再世偏親皆垂白而田園之入殆不足奉裘褐供饘粥犬馬之情不能無悒悒爾然亦命也又將奚尤惟先生不棄而時賜之以書使有以自慰幸甚幸甚窮冬末由侍坐伏乞為國自重下慰輿情不宣某頓首再拜

同前

頃蒙不間鄙陋令賦黃樓自度不足以發揚壯觀之萬一且廹於科舉以故承命經營彌久不獻比緣杜門多

暇念嘉命不可以虚辱輒冐不避撰成繕寫呈上詞意蕪廹無足觀覽比之途歌野語解顔一笑可也又多不詳被水時事恐有謬誤并太鄙惡處皆望就埀改竄庻幾觀者不至詆訶以重門下之辱素紙一軸敢輿醉後揮掃近文并芙蓉城詩時得把玩以慰馳情幸甚幸甚

同前

某頓首昨所遣人還奉所賜詩書伏蒙獎與過當固非不肖之跡所能當也愧畏比辰伏惟尊候萬福某比侍

親如故敝廬數間足以庇風雨薄田百畝雖不能盡充饘粥絲麻若無横事亦可給十七家貧素無書而親戚時肯見借亦足諷誦深居簡出幾不與世人相通老母家人見其如此又得先生所賜詩書稱借過當副之藥物亦可以湔所敗辱為不朽矣參寥時一見過他客既以奔軍見棄又不與之往還因此遂絶頗得専意讀書學作文字性雖甚愚顓亦時有所發明差勝前時汩汩中也懋誠集引尋已付邠君刻石畢寄上次黄樓賦比

以重違尊命率然為之不意過有愛憐將刻之石又得南都著作所賦但深媿畏也文與可學士尚未至如過此當同參寥往見矣春初未侍坐間伏乞保衛尊重下慰惓惓不宣某再拜

同前

某頓首再拜去冬伏奉所賜教旋又李獻甫過此甚得興居之詳欣慰何可勝言尋欲上狀而區區之情欲布於左右者一日復一日人事無間斷而自春巳來尤復

擾擾家叔自會稽得替便道取疾入京改官令其侍大父還高郵又安厝亡嬸靈柩在揚州且買地赵今冬舉葬入夏又為諸弟輩學時文應舉而家叔至今雖已改官尚滯京師未還老幼夏閒多疾病更遇歲饑聚族四十口食不足終日忽忽無聊頼本欲作書詳道至今不果甚可笑也想公當悉此意矣即日初寒伏惟尊候萬福前得所賜書承用道家方士之言自冬至後屏去人事室居四十九日乃出又李漕傳到城都大慈寳藏記

文誦書讀記想見公超然逸舉於形骸埃𡏖之外雖欲
從之不可得也辱誨諭且令勉彊科舉如某者實無所
有豈敢求異於時但長年頗慙為兒女子所嗤笑耳得
公書重以親老之命頗自摧折不復如向來簡慢盡取
今人所謂時文者讀之意謂亦不甚難及試就其體作
數首輒有見推可者因以應書遂亦蒙見録今復加工
如求應舉時矣但恐南省所取又不同儻只如此恐十
有一二可得也前寄呈亂道繼亦作得十數篇未敢附

上子駿以公言顧遇甚厚嘗令作揚州集序并辯才法
師見囑作龍井記言師囑作雪齋記二記皆黄魯直為
書已刻成尚未寄到今且録草去因便却乞并此書轉
致高安先生處幸甚幸甚子駿以保任不當罷去莘老
復固辭不來此亦是無聊一事也莘老云有兩書託公
擇寄去不知曾有書去否渠云非求荅但欲知達否爾
昨過此不多日然相聚甚款未嘗無一日不數十次及
公昆仲也雖不求揚州為公作黄樓主人亦是吾黨中

一段佳事其來歲東歸時庶幾到徐見之也黄魯直去年過此出所為文尤非昔時所見其為人亦稱是真所謂豪傑間出之士也但恨去速不得與之從容參寥在阿育王山璉老處極得所比亦有書來昨云已斷吟詩聞說後來已復破戒矣其數日間便西行未緣侍坐伏乞與時自重下慰瞻依不宣某再拜

與邵彦瞻簡

某頓首啓日月不相貸借奉違未幾已復清明緬惟還

自諸邑尊履勝常欽企欽企春色遂爾鵲然草木魚鳥各有佳意廣陵多登臨之美臨風把盞所得故應不貲古語有之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今又以風流從事從文章太守游淮海佳郡豈不為七難并得乎甚盛甚盛邑中少所還往杜門忽忽無以自娛但文枕獨卧追惟舊游而巳欲南去屬私故未能伺舟但增引悒不宣某頓首

頃蒙以集瑞圖序文見屬此固盛時之事前世詞臣墨

客所頌歎者不特為南方之美君家之祥也不腆之文何以稱此然重逆盛意又竊喜託名圖上以為榮故不敢固辭輒撰次并揚州集序寄呈中間尤惡處不惜指示就與改竄尤幸或要手寫可先具素令畫史圖一本異時淥水堂中為設清酒一樽芍藥數枝可乘醉一揮也揚州集序雖鄙陋然頗能道廢興遷徙之詳如無他文似不若寘之於前使觀者開卷便知作集之意也望與使君議之仍得其集一觀幸甚幸甚

# 與孫莘老學士簡

某頓首司諫學士丈丈屢奉所賜教誨慰殷勤雖父兄之於子弟無以過此仰荷盛意不復勝言幸甚幸甚比日伏惟鎮撫餘暇尊候萬福某自入夏得中暑疾去之不時至秋遂大作伏枕餘月今雖少間而疲頓非常氣息僅屬人事殆廢起居之問曠然不進於下塵職此之故前書聞姨婆縣君服藥甚久徐氏弟兄及妻子皆憂撓不知所為近聞得僧法賓者調治已平可勝忻慰南

方險遠風氣固非人所安然丈夫行已二年北歸之期甚近更善調護數月即達中州矣越州祖父得書甚安頃蒙教以先至會稽迎侍祖父還家家叔徑入都甚荷留意已封所賜教取稟於越州矣蘇黄州雖不得書然昨蘇子由著作過此及南來士大夫具云在黄甚能自處了不以遷謫介意日但杜門蔬食誦經讀書而已昔之論者常患其才高太鋭今日之事尤足以成其盛德也前日辱齒及亂道誨喻尤詳其雖不肖請終身誦之

矣自越歸後頗無事幸不廢所學但久去門下聞見日益昏塞雖復區區卒無所得耳詩文數篇謾録呈左右因風更乞指喻教育之賜幸甚幸甚

與黄魯直簡

某頓首奉違甚遽殊不盡所欲言者每覽焦尾弊帚兩編輙悵然終日殆忘食事昔人千里命駕良有以也歳莫苦寒不審行李已達何地奉惟榮養吉慶昨揚州所寄書中得次韻莘老斗野亭詩殊妙絶來者雖有作不

能過也及辱手寫龍井雪齋兩記字畫尤清美殆非鄙文所當已寄錢塘僧摹勒入石矣幸甚幸甚比又得真州所寄書及手寫樂府十月十三日泊江口篇諷味久之竊已得公江上之趣矣李端叔後公十數日遂過此南如晉陵為留兩日斗野詩八音二十八舍歌并公所寄詩皆和了今錄其副寄上所要子由金山詩并其所屬和者今奉寄八音歌次韻斗野亭黃子理憶梅花詩凡四首亦隨以呈聊發一笑耳皖口見公擇李六不知

相從幾多時恨不同此集也餘歲就畢杜門忽忽殊無
佳意何時展晤以盡所懷未間顧與時自愛千萬千萬
不宣某再拜

與蘇子由著作簡

某頓首再拜著作先生頃過南都幸一拜清重扁舟東
下廹於同行不獲欵聽緒言以厭所願但增於悒耳比
日若寒伏惟尊候動止萬福某受性庸昧與世異馳昨
廹於衣食彊出應書僥倖萬一之遇既而擯棄乃理之

當然無足道者顧親巳老田園之入殆不足以給朝夕之養犬馬之情不能無堙鬱耳此外亦復何恨惟先生不棄時教之以書使無聊之中有以自慰幸甚幸甚未緣侍坐伏乞為國自愛以副輿願不宣

某再拜不肖之迹雖復為世所棄而杜門謝客頗得專意讀書衡茅之下有以自適古語有之蘭生幽宮不為莫服而不芳某雖不敏竊事斯語但鄉閭士子類皆從事新書每有所疑無從考訂而先生長者皆在千里之

外以此良悒悒耳比因冬後輙為古詩一首寄獻下執事繕寫以呈雖詞意鄙廹不足以道盛德之萬一然區區之慕望庶幾於此少見之伏惟少賜覽閲幸甚幸甚

與李德叟簡

某頓首昨得遞中所寄書甚慰馳仰尋欲作報會得傷寒疾甚重不食七八日伏枕又踰月乃平遂因循至此黄魯直去必能道所以然也歳莫苦寒伏惟奉養吉慶某去年除日還自會稽鄉里交朋皆出仕宦所與游者

無一二人杜門獨居日益寡陋秋間本欲一至黄州因過舒奉見不意遭此疾病遂不能遠去親側頗負平時區區之意夫復何言别後所論者想甚多殊不寄一二何也然觀所枉書詞翰妙絶足以知他皆凖此矣仰服仰服魯直過此為留兩日雖忽遽不盡所懷然有益於人多矣其弊帚隹尾兩編文章高古邈然有二漢之風今時交游中以文墨自業者未見其比所謂珠玉在傍覺人形穢信此言也未縁展奉願與時自重慰此馳情

十一月十五日不宣

與蘇黃州簡

某再拜自聞被旨入都遠近驚傳莫知所謂遂扁舟渡江北至吳興見陳書記錢主簿具知本末之詳以先生之道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内不愧心某雖至愚亦知無足憂者但慮道途頓撼起居飲食之失常是以西鄉憪憪有兒女子之懷殆不能自克也比聞行李巳達齊安燕居僧坊水飲蔬食有以自適然後私所念慮一切俱

亡且知平時有望於先生者為不謬矣彼區區所謂外物者又何足為左右道哉本欲便至齊安屬久離侍下未可遠適問道或在秋杪也惟親近藥餌方書以節宣和氣臨紙於悒不盡所懐

與李樂天簡

某頓首昨在會稽游雖不數然誦盛文講高誼熟矣及還淮南又得所寄書詞古而義高超然有從我於寥廓之意豈所謂有心相知者邪幸甚幸甚僕散漫可笑人

也去年如越省親會主人見留辭不獲去又貪此方山水勝絶故淹留至歲莫耳非僕本意也自還家來比會稽時人事差少杜門却掃日以文史自娛時復扁舟循邗溝而南以適廣陵泛九曲池訪隋氏陳迹入大明寺飲蜀井上平山堂折歐陽文忠所種柳而誦其所賦詩為之喟然以歎遂登摘星寺寺迷樓故址也其地最高金陵海門諸山歷歷皆在履下其覽眺所得佳處不減會稽望海亭但制度差小耳僕每登此竊心悲而樂之

人生豈有常所遇而自適乃長得志也以閣下趣尚高遠非復今時舉子之比得以發其狂言他人聞之當絶倒矣未展晤間與時自重不宣

與參寥大師簡

某頓首懶慢滋甚不奉問幾一年中間屢蒙惠書賜責亦不加切參寥師真知我者也幸甚幸甚僕自去年還家人事擾擾所往還者惟黄子理子思家兄弟子思又已分居困於俗事彦瞻每行縣輙得數日從游此外但

杜門塊處而已甚無佳興至秋得傷寒病甚重食不下咽者七日汗後月餘食粥畏風如見俗人事事俱廢皆緣此也比蒙録示黄州書并跋尾幸甚覩其詞意憂患固未足以干其中愈令人畏服爾僕所題名此却無本煩囑聰師寫一通相寄為望仍并蘇公跋尾前所寄者已為端叔殭取去矣昨聞蘇就移滁州然未知實耗果然甚易謀見也葢此去滁纔三程公便可輟四明之游來此偕往瑯琊山水亦不減雪竇天童之勝子由春間

過此相從兩日僕送至南埭而還後亦未嘗得書渠在揚州淹留甚久時僕值寒食上冢故不得往從之耳莘老壽安君竟不起子實遂丁憂遠方罹此禍故殊可傷也傳師已聞作司農簿聲聞籍甚恐旦夕得一美除公擇近亦得書說秋初嘗至湯泉到寄老庵見顯之恨不與吾儕同此樂顯之恐十數日間來此為十數日之會今巳到天長矣黃魯直近從此赴太和令來相訪為留兩日得渠新詩一編高古妙絕吾屬未有其比僕頃不

自揆妄欲與之後先而驅今乃知不及遠甚其為人亦
放此葢江南第一等人物也黄詩未有力盡謄去且錄
數篇嘗一臠足知一鼎味也又為僕手寫兩記今封去
如辯才無擇要入石便可用此摸勒僕自病起每把筆
如𩀱不知何謂得此公為我書殊增氣也其字差瘦更
為潤色開時令盡墨為妙中間更未安及不是處但請
就改之若開得成囑二師各寄數本李端叔在楚音問
不絶比如毗陵過此相見極歡揚州太守鮮于大夫蜀

人甚賢有文僕頗為其延禮有唱和詩數篇今録一通去當一笑也頃聞公不作詩有一小詩奉戲又已復破戒矣可謂熟處難忘也聰師有書來要字序僕近日無好意思明年又應舉方欲就舉子學時文恐未有好言語今但為渠取字曰聞復葢取楞嚴所謂聞復翳根除者也錢塘多文士可求人為作不必須僕也蔡彥規已卒闕中今歸葬山陽可傷朋友彫落如此獨有僕數人朴鈍落魄者無恙又多病少佳意人世良可悲耳何時

合并以盡此懷不宣

淮海集卷三十